會昌解頤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會昌解頤錄（inone）

◯韋丹

韋丹大夫及第後，曆任西台御史，每常好道，未曾有遇。京國有道者，與丹交遊歲久。忽一日，謂丹曰：“子好道心堅，大抵骨格不成。某不能盡知其事，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。”丹乃求假出，往徐州。經數日，問之，皆雲無黑老。召一衙吏問之，曰：“此州城有黑老。”“家在何處？”其吏曰：“此城郭內並無。去此五裏瓜園中，有一人姓陳，黑瘦貧寒，為人傭作，賃半間茅屋而住。此州人見其黑瘦，眾皆呼為黑老。”韋公曰：“可為某邀取來。”吏人至瓜園中喚之，黑老終不肯來，乃驅迫之至驛。韋公已具公服，在門首祗候。韋公一見，便再拜。黑老曰：“某傭作求食，不知有何罪，今被捉來，願得生回。”又複怖畏驚恐，欲走出門，為吏人等遮攔不放。自辰及酉，韋公禮貌益恭，黑老驚惶轉甚，略請上廳，終不能得。至二更來，方上階，不肯正坐。韋公再拜谘請，叩問不已。至三更，黑老忽然倒臥於床上，鼻息如雷。韋公兢兢床前而立，久因困極，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。至五更，黑老起來，以手撫韋公背雲：“汝起汝起，汝似好道，吾亦愛之。大抵骨格不成就，且須向人間富貴。待合得時，吾當來迎汝，不然，恐汝失路耳。初秋日，可再來此，當為汝盡話。”言訖，倏已不見。韋公卻歸，至立秋前一日晚，至徐州，黑老已辰時死矣。韋公惆悵，埋之而去，自後寂絕，二十年不知信息。韋公官江西觀察使，到郡二年，忽一日，有一叟謂閽人曰：“爾報公，可道黑老來也。”公聞之，倒屣相迎。公明日無疾，忽然卒，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）

◯黑叟

唐寶應中，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，有姿容而無子息。州有寺名寶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，必報驗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。至魔母堂，撚香祝曰：“祈一男，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。”陸氏又曰：“儻遂所願，亦以脂粉錢百萬，別繪神仙。”

既而寺中遊，薄暮方還。兩月餘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構堂三間，窮極華麗。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，募畫工，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楊、潤、潭、洪及天下畫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償過多，皆不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說姓名，稱劍南來，且言善畫。泊寺中月餘，一日視其堂壁，數點頭。主事僧曰：“何不速成其事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請備燈油，將夜緝其事。”僧從其言。至平明，燦爛光明，儼然一壁，畫人已不見矣。政大設齋，富商來集。政又擇日，率軍吏州民，大陳伎樂。至午時，有一人形容醜黑，身長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鋤而至。閽者拒之，政令召入，直上魔母堂，舉手鋤以劚其麵，壁乃頹。百萬之眾，鼎沸驚鬧，左右武士欲擒殺之，叟無怖色。政問之曰：“爾癲癇耶？”叟曰：“無。”曰：“緣何事而劚此也？”叟曰：“恨畫工之罔上也。夫人與上官舍二百萬，圖寫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矣。”政怒而叱之。叟撫掌笑曰：“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為驗耳。”政問曰：“爾妻何在？”叟曰：“住處過湖南三二裏。”政令十人隨叟召之。叟自葦庵間，引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豔態人，光華動眾。頃刻之間，到寶林寺，百萬之眾引頸駭觀，皆言所畫神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階前，陸氏為之失色。政曰：“爾一賤夫，乃蓄此婦，當進於天子。”叟曰：“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。”政遣卒五十，侍女十人，同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叟獨在小遊艇中，衛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。將過江，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，忽然飛入遊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趨之，夫妻已出，攜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為白鶴，衝天而去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一》）

◯張卓

張卓者，蜀人。唐開元中，明經及第，歸蜀覲省。唯有一驢，衣與書悉背在上，不暇乘，但驅而行。取便路，自斜穀中，數日，將至洋州。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，尋之不得。天將暮，又無人家，欲宿林下，且懼狼虎。是夜月明，約行數十里，得大路，更三二裏，見大宅，朱門西開。天既明，有山童自宅中出。卓問求水，童歸，逡巡見一人，朱冠高履，曳杖而出。卓趨而拜之，大仙曰：“觀子塵中之人，何為至此？”卓具陳之。仙曰：“有緣耳。”乃命坐，賜杯水，香滑清冷，身覺輕健。又設美饌訖，就西院沐浴，以衣一箱衣之。仙曰：“子骨未成就，分當留此。”某有一女，兼欲聘之。卓起拜謝，是夕成禮。數日，卓忽思家。仙人與卓二朱符，二黑符：“一黑符可置於頭，入人家能隱形；一黑符可置左臂，千里之內，引手取之；一朱符可置舌上，有不可卻者，開口示之；一朱符可置左足，即能蹙地脈及拒非常。然勿恃靈符，自顛狂耳。”卓至京師，見一大宅，人馬駢闐，窮極華盛。卓入之，經數門，至廳事，見鋪陳羅列，賓客滿堂。又於帳內妝飾一女，年可十五六。卓領之，潛於中門，聞一宅切切之聲雲：“相公失小娘子，具事聞奏，敕羅、葉二師就宅尋之。”葉公踏步叩齒，噴水化成一條黑氣，直至卓前。見一

少年執女衣襟。右座一見怒極，令前擒之。卓因舉臂，如抵牆壁，終不能近。遽以狗馬血潑之，又以刀劍擊刺之，卓乃開口，鋒刃斷折。續又敕使宣雲：“斷頸進上。”卓聞而懼，因脫左鞋，伸足推之，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。葉公曰：“向來入門，見非常之氣，及其開口，果有太乙使者。相公但獲愛女，何苦相害？”卓因縱女，上使衛兵送歸舊山。仙人曳杖途中曰：“張郎不聽吾語，遽遭羅網也。”侍衛兵士尚隨之，仙人以拄杖畫地，化為大江，波濤浩淼，闊三二裏。妻以霞帔搭於水上，須臾化一飛橋，在半天之上。仙人前行，卓次之，妻又次之。三人登橋而過，隨步旋收，但見蒼山四合，削壁萬重，人皆遙禮。歸奏玄宗，俄發使就山祭醮之，因呼為隔仙山。在洋州西六十里，至今存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二）

◯賈耽

賈耽相公鎮滑台日，有部民家富於財，而父偶得疾，身體漸瘦，糜粥不通，日飲鮮血半升而已。其家憂懼，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。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，無不至者，雖接待豐厚，率皆以無效而旋。後有人自劍南來，診候旬日，亦不識其狀。乃謂其子曰：“某之醫，家傳三世矣，凡見人之疾，則必究其源。今觀叟則惘然無知，豈某之藝未至，而叟天降之災乎？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，蓋異人也，至於卜筮醫藥，罔不精妙，子能捐五十千乎？”其子曰：“何用？”曰：“將以遺禦吏。候公之出，以車載叟於馬前，使見之，儻有言，則某得施其力矣。”子如其言。公果出行香，見之注視，將有言，為監軍使白事，不覺馬首已過。醫人遂辭去。其父後語子曰：“吾之疾是必死之征，今頗煩躁，若厭人語。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，三日一來省吾，如死則葬之於彼。”其子不獲已，載去，得一磐石近池，置之，悲泣而歸。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，出沒數四，狀如沐浴。既去，其水即香。叟渴欲飲，而氣喘力微，乃肘行而前。既飲，則覺四體稍輕。飲之不已，即能坐。子驚喜，乃複載歸家，則能飲食，不旬日而愈。他日，賈帥複出，至前所置車處，問曰：“前度病人在否？”吏報今已平複。公曰：“人病固有不可識者。此人是虱症，世間無藥可療，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。不然，即飲黃龍浴水，此外無可治也。不知何因而愈？”遣吏問之，叟具以對。公曰：“此人天與其疾，而自致其藥，命矣夫。”時人聞之，鹹服公之博識，則醫工所謂異人者，信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八三）

◯麴思明

趙冬曦任吏部尚書。吏部參選事例，每年銓曹人吏，舊例各合得一員外，及論薦親族，

眾人皆悉論請。有令史麴思明一人，二年之內，未嘗有言。冬曦謂曰：“銓曹往例，各合得一官，或薦他人亦得。”思明又不言，但唯而退，冬曦益怪之。一日，又召而謂曰：“以某今日之勢，三千餘人選客，某下筆，即能自貧而富，舍賤而貴，饑之飽之，皆自吾筆。人人皆有所請，而子獨不言，何也？”思明曰：“夫人生死有命，富貴關天，官職是當來之分，未遇何以悵然。三千之人，一官一名，皆是分定，隻假尚書之筆。思明自知命未亨通，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。”冬曦曰：“如子之言，當賢人也，兼能白知休咎耶？”思明曰：“賢不敢當。思明來年，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，所以未能有請也。”冬曦曰：“來年自授何官？”思明曰：“此乃忘之矣。”冬曦曰：“如何？”思明曰：“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，及請授俸料多少，亦請尚書同封記。請壞廳上壁，內書記，卻泥封之。若來年授官日，一字參差，請死於階下。”乃再拜而去。冬曦雖不言，心常怪之妄誕，常擬與注別異一官。忽一日，上幸溫泉，見白鹿升天，遂改會昌縣為昭應。敕下吏部，令注其官，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。及事畢，乃召而問之曰：“昨上幸溫泉，白鹿升天，改其縣為昭應。其縣與長安、萬年不殊，今為注其官，子且妄語，豈能先知此乎？”思明拜謝曰：“請尚書壞壁驗之。”遂乃拆壁開封，看題雲：“來年某月日，上幸溫泉，改其縣為昭應，蒙注授其官。”及所請俸料，一無差謬，冬曦甚驚異之。自後凡有事，皆發使問之，莫不神驗。冬曦罷吏部，差人問思明，當更得何官。思明報雲：“向西得一大郡。”且卻後旬日。上召冬曦，問江西風土，冬曦奏對稱旨。乃曰：“冬曦真豫章父母。”遂除江南觀察使。到郡之後，有事發使問之，無不克應。卻後二年，疾病危篤。差人問之，思明報雲：“可部署家事。”冬曦知其不免，其疾危困而卒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九）

○祖價

進士祖價，詠之孫也。落第後，嚐遊商山中，行李危困。夕至一孤驛，去驛半裏已來，有一空佛寺，無僧居，價與仆夫投之而宿。秋月甚明，價獨玩月，來去而行。忽有一人，自寺殿後出，揖價共坐，語笑說經史，時時自吟。價烹茶待之，此人獨吟不已，又雲：“夫人為詩，述懷諷物，若不精不切，即不能動人。今夕偶相遇，後會難期，輒賦三兩篇，以述懷也。”遂朗吟雲：“家住驛北路，百里無四鄰。往來不相問，寂寂山家春。”又吟：“南岡夜蕭蕭，青松與白楊。家人應有夢，遠客已無腸。”又吟：“白草寒路裏，亂山明月中。是夕苦吟罷，寒燭與君同。”詩訖，再三吟之。夜久，遂揖而退。至明日，問鄰人，雲：“此前後數裏，並無人居，但有書生客死者，葬在佛殿後南岡上。”價度其詩，乃知是鬼，為文吊之而去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四）

◯牛生

牛生自河東赴舉，行至華州，去三十里，宿一村店。其日，雪甚，令主人造湯餅。昏時，有一人窮寒，衣服藍縷，亦來投店。牛生見而念之，要與同食。此人曰：“某窮寒，不辦得錢，今朝已空腹行百餘裏矣。”遂食四五碗，便臥於床前地上，其聲如牛。至五更，此人至牛生床前曰：“請公略至門外，有事要言之。”連催出門，曰：“某非人，冥使耳。深愧昨夜一餐，今有少相報，公為置三幅紙及筆硯來。”牛生與之。此人令牛生遠立，自坐樹下，視中出一卷書，檢之。看數張，即書兩行，如此三度訖，求紙封之，書雲第一封、第二封、第三封。謂牛生曰：“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，即焚香以次開之視。若或可免，即不須開。”言訖，行數步，不見矣。牛生緘置書囊中，不甚信也。及至京，止客戶坊，饑貧甚，絕食。忽憶此書，故開第一封，題雲：“可於菩提寺門前坐。”自客戶坊至菩提寺，可三十餘裏，饑困，且雨雪，乘驢而往，自辰至鼓聲欲絕，方至寺門。坐未定，有一僧自寺內出，叱牛生曰：“雨雪如此，君為何人而至此？若凍死，豈不見累耶？”牛生曰：“某是舉人，至此值夜，略借寺門前一宿，明日自去耳。”僧曰：“不知是秀才，可止貧道院也。”既入，僧乃為設火具食。會語久之，曰：“賢宗晉陽長官，與秀才遠近？”牛生曰：“是叔父也。”僧乃取晉陽手書，令識之，皆不謬。僧喜曰：“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，絕不複來取。某年老，一朝溘至，便無所付，今盡以相與。”牛生先取將錢千貫，買宅，置車馬，納仆妾，遂為富人。又以求名失路，複開第二封書，題雲：“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。”牛生如言，詣張氏，獨止於一室，下廉而坐。有數人少年上樓來，中有一人白衫。坐定，忽曰：“某本隻有五百千，令請添至七百千，此外即力不及也。”一人又曰：“進士及第，何惜千緡！”牛生知其貨及第矣，及出揖之，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。生曰：“某以千貫奉郎君，別有二百千，奉諸公酒食之費，不煩他議也。”少年許之，果登上第，曆任台省，後為河中節度副使。經一年，疾困，遂開第三封，題雲：“可處置家事。”乃沐浴，修遺書，才訖而遂終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四八）

◯元自虛

開元中，元自虛為汀州刺史，至郡部，眾官皆見。有一人，年垂八十，自稱蕭老：“一家數口，在使君宅中累世，幸不占廳堂。”言訖而沒。自後凡有吉凶，蕭老必預報，無不應者。自虛剛正，常不信之。而家人每夜見怪異，或見有人坐於簷上，腳垂於地，或見人兩兩三三，空中而行。或抱嬰兒，問人乞食，或有美人，濃妝美服，在月下言笑，多擲磚瓦。家人乃白自虛曰：“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，前人皆以香火事之。今不然，故

妖怪如此。”自虛怒，殊不信。忽一日，蕭老謁自虛雲：“今當遠訪親舊，以數口為托。”言訖而去。自虛以問老吏，吏雲：“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，有山魈。”自虛令積柴與樹齊，縱火焚之，聞樹中冤枉之聲，不可聽。月餘，蕭老歸，縞素哀哭曰：“無何遠出，委妻子於賊手，今四海之內，子然一身，當令公知之耳。”乃於衣帶，解一小合，大如彈丸，擲之於地，雲：“速去速去。”自虛俯拾開之，見有一小虎，大才如蠅。自虛欲捉之，遂跳於地，已長數寸，跳擲不已，俄成大虎，走入中門。其家大小百餘人，盡為所斃，虎亦不見。自虛者，亦一身而已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一）

◯劉立

劉立者，為長葛尉。其妻楊氏，忽一日泣謂立曰：“我以弱質，托附君子，深蒙愛重。將謂琴瑟之和，終以偕老，何期一旦舍君長逝。”哽咽涕泗，不能自勝。立曰：“君素無疾恙，何得如此？”妻言我數日沉困，精思恍惚，自度必不濟矣，且以小女美美為托。又謂立曰：“他日美美成長，望君留之三二年。”其夕楊氏卒。及立罷官，寓居長葛，已十年矣。時鄭帥崔公，即立之表丈也。立往詣之，崔待之亦厚。念其貧，令賓幕致書於諸縣，將以濟之。有縣令某者，邀立往郭外看花。及期而縣令有故，不克同往，令立先去。舍趙長官莊，行三二裏，見一杏園，花盛發，中有婦女十數人，立駐馬觀之。有一女，年可十五六，亦近垣中窺。立又行百許步，乃至趙長官宅，入門，見人物匆遽，若有驚急。主人移時方出，曰：“適女子與親族看花，忽中暴疾，所以不果奉迎。”坐未定，有一青衣與趙耳語，趙起入內，如是數四。又聞趙公嗟歎之聲，乃問立曰：“君某年某月為長葛尉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婚楊氏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有女名美美，有仆名秋筍乎？”曰：“然，仆今控馬者是矣。”趙又歎息驚異。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，見一女，可十五六，涕泣謂曰：“美美安否？”對曰：“無恙也。”仆拜而出，莫知其由。立亦訝之，徐問趙曰：“某未省與君相識，何故知其行止也？”趙乃以實告曰：“女適看花，忽若暴卒。既蘇，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，今雖隔生，而情愛未斷。適窺見公，不覺悶絕。”立歔欷久之。須臾，縣令亦至，眾客具集。趙具白其事，眾鹹異之。立曰：“某今年尚未高，亦有名官，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。”眾共成之，於是成婿，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八八）

◯史無畏

唐史無畏，曹州人也，與張從真為友。無畏止耕壟畝，衣食窘困。從真家富，乃謂（謂原作為。據小說大觀本改。）曰：“弟勤苦田園，日夕區區，奉假千緡貨易，他日但歸

吾本。”無畏忻然齎緡，父子江淮射利，不數歲，已富。從真繼遭焚熟，及罹劫盜，生計一空，遂詣無畏曰：“今日之困，不思弟千緡之報，可相濟三二百乎？”聞從真言，輒為拒扞，報曰：“若言有負，但執券來。”從真恨怨填臆，乃歸，庭巾焚香，泣淚詛之，言詞慷慨，聞者戰栗。午後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，須臾，霪雨雷電兼至。霹靂一震，無畏遽變為牛，朱書腹下雲：“負心人史無畏。”經旬而卒。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九五）

◯峽口道士

開元中，峽口多虎，往來舟船皆被傷害。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，即頂一人充飼虎，方舉船無患，不然，則船中被害者眾矣。自此成例，船留二人上岸飼虎，經數日。其後有一船，內皆豪強，數內有二人單窮，被眾推出，令上岸飼虎。其人自度力不能拒，乃為出船，而謂諸人曰：“某貧窮，合為諸公代死。然人各有分定，苟不便為其所害。某別有懇誠，諸公能允許否？”眾人聞其語言甚切，為之愴然，而問曰：“爾有何事？”其人曰：“某今便上岸，尋其虎蹤，當自別有計較。但懇為某留船灘下，至日午時，若不來，即任船去也。”眾人曰：“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，不止住今日午時，兼為爾留宿。俟明日若不來，船即去也。”言訖，船乃下灘。其人乃執一長柯斧，便上岸，入山尋虎，並不見有人蹤，但見虎跡而已。林木深邃，其人乃見一路，虎蹤甚稠，乃更尋之。至一山隘，泥極甚，虎蹤轉多。更行半裏，即見一大石室，又有一石床，見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，架上有一張虎皮。其人意是變虎之所，乃躡足，於架上取皮，執斧衣皮而立。道士忽驚覺，已失架上虎皮，乃曰：“吾合食汝，汝何竊吾皮？”其人曰：“我合食爾，爾何反有是言？”二人爭競，移時不已。道士詞屈，乃曰：“吾有罪於上帝，被謫在此為虎，合食一千人。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，唯欠汝一人，其數當足。吾今不幸，為汝竊皮，若不歸，吾必須別更為虎，又食一千人矣。今有一計，吾與汝俱獲兩全，可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可也。”道士曰：“汝今但執皮還船中，剪發及須鬢少許，剪指爪甲，兼頭麵腳手及身上各瀝少血二三升，以故衣三兩事裹之。待吾到岸上，汝可拋皮與吾。吾取披已，化為虎，即將此物拋與。吾取而食之，即與汝無異也。”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。船中諸人驚訝，而備述其由。遂於船中，依虎所教待之。遲明，道士已在岸上，遂拋皮與之。道士取皮衣振迅，俄變成虎，哮吼跳躑，又拋衣與虎，乃齧食而去。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。眾言食人數足，自當歸天去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二六）

◯張立本

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。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，為妖物所魅。其妖來時，女即濃妝盛服於閨中，如與人語笑。其去，即狂呼號泣不已。久每自稱高侍郎。一日，忽吟一首雲：“危冠廣袖楚宮妝，獨步閑廳逐夜涼。自把玉簪敲砌竹，清歌一曲月如霜。”立本乃隨口抄之。立本與僧法舟為友，至其宅，遂示其詩雲：“某女少不曾讀書，不知因何而能。”舟乃與立本兩粒丹，令其女服之，不旬日而疾自愈。其女說雲：“宅後有竹叢，與高鍇侍郎墓近。其中有野狐窟穴，因被其魅。”服丹之後，不聞其疾再發矣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五四）

○韋諷

唐韋諷家於汝、潁間，遣小童理草鋤地，忽見人發，鋤漸深漸多而不亂，諷異之，即掘深尺餘，乃一婦人，肌膚容色，儼然如生，再拜言曰：“某是郎君之祖女奴，名曰麗質，娘子嫉妒，生埋此園中。”（《補侍兒小名錄》）

○開元士人

開元中，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，容服鮮麗，泣謂曰：“己非人，昆明池神之女，嫁劍閣神之子。夫婦不和，無由得白父母，故欲送書一封耳。”士人問其處，女曰：“池西有斜柳樹，君可叩之，若呼阿青，當有人從水中出。”士人入京，便送書池上，果有此樹，叩之，頻喚阿青。俄見幼婢從水中出，得書甚喜，曰：“久不得小娘子消息。”延士人入，謂曰：“君後日可暫至此。”如期，果有女子從水中出，手持真珠一笥，笑以授士人雲。（《補侍兒小名錄》、《姬侍類偶》）